

烏戰之解：止損/止盈， 間道共生與永久和平

■ 錢 宏

全球共生研究院、北京師範大學

當烏克蘭戰爭打到第三個春季，進入相持階段時，實現「公正和平」的呼聲及不同的和平版本，浮上枱面。歸結起來，無非是以烏克蘭總統「十點計劃」為核心的版本和以俄羅斯總統「新領土現實」（含克里米亞「主權」）為核心的版本，但是，單方的和平版本無論支持率多少，和平協議都很難達成。本文提出介於兩者之間的第三條通路。

眾所周知，投資界有個鱷魚隱喻。說的是假定一隻鱷魚咬住你的腳，如果你用手去試圖掙脫你的腳，鱷魚便會同時咬住你的腳與手。你越掙扎，就被咬住得越多。所以，萬一鱷魚咬住你的腳，你唯一的機會就是主動犧牲一隻腳，及時止損或止盈。止損，是指當某一投資出現的虧損達到預定數額時，及時斬倉出局，以避免形成更大的損失。止盈，旨在防止已經獲利前提下出現的價格回調，前功盡棄，都是「適可而止」的風險控制。要知道撇開「沉沒成本」，止損/止盈下來的本錢，都是淨利！

鱷魚隱喻同樣適合烏克蘭戰爭，無論是發動戰爭的俄羅斯，還是被迫反抗的烏克蘭，抑或世界各國的援助者、贊成/反對者，當發現這場戰爭殘酷性，在生命、資源、糧食安全、環境污染和世界大局上的直損、間損上，已然統統背離了侵佔與保衛方的可承受程度，那麼，在各方精疲

力竭又相持不下時，為避免淨耗至同歸於盡，必須停止戰爭，再不得存有任何機會主義的僥倖。

這就需要「止損/止盈」間道共生的智慧。重要的是，鱷魚隱喻不僅指的是外在險境，也指內在智障。

咬住烏克蘭的鱷魚。早在1994年簽訂的《美、俄、烏就烏克蘭銷毀核武器達成協議》時，烏克蘭就等於放棄作為主權獨立的「生命自組織力」為前提的「外連接平衡力」，將自己的身體裸露在鱷魚面前。這就誘發了2014年俄羅斯武裝介入操縱克里米亞「公投」，反對「公投」結果的議案在聯合國安理會被否決後，美國並未盡到協議中給烏克蘭提供保護的義務，而俄羅斯甚至不承認烏克蘭是一個主權國家。烏克蘭自己也與東部說俄羅斯語的分離主義者不斷發生衝突，2022年戰爭打響後，東部及南部佔烏克蘭領土的15%的四個說俄語為主的四個地區，再次通過所謂「公投」脫離烏克蘭。老實說，這四個地區加上克里米亞，即使在烏克蘭的大反攻中全部收復，戰後重建過程中，對烏克蘭來說，依然會是個「燙手山芋」。不過，烏克蘭在這次不對稱戰爭中的頑強表現，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同情和國家尊嚴，也大大促進了國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如今正需要「止損/止盈」的思維，獲得和平重建家園的條件。

咬住俄羅斯的鱷魚。俄羅斯2014、2022年對烏克蘭的入侵，看似主動，實則被動。這種被動，遠不只是遭遇國際社會的制裁，而且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俄羅斯在國際社會完全失去了公信力。有人反諷俄羅斯在已經打了746天的烏克蘭戰爭中，取得諸般「成功」：把「特別軍事行動」變成了抗日持久看不到和平的國家消耗戰，單是軍人死傷已達43萬（超過蘇芬冬季戰爭死傷35萬記錄）；讓一個演員總統成為硬漢總統和世界級的民族英雄；把歷史上慣用的「需要戰略緩衝區而入侵鄰國」的口實變成了笑話，讓百年中立的瑞典、芬蘭加入北約；讓爭吵不休的歐盟空前團結，看到了歐洲的新未來；特別是切斷了國家的生命自組織力與外連接平衡，在軍事科技金融貿易日見萎縮……俄羅斯雖然控制了烏克蘭的四個地區，但它仍然無法迫使烏克蘭基於這一現實而進行和平談判，而且，不得不應對歐洲和美國大幅捲入這場戰爭的情況，特別是作為防禦性組織的北約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活躍和強大的情況，如何避免「除死方休，同歸於盡」，更需要「止損／止盈」問道共生的智慧！

咬住歐美的鱷魚。顯然，任由烏克蘭戰爭繼續，已經成為咬住歐美乃至世界的鱷魚。歐美政客和精英們1990年代中期至新世紀第一個10年，對俄羅斯制度創新及成就（見世界銀行的報告）的漠視和短見（參看《原德：大國哲學》），而在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又綏靖而未能履行保護烏克蘭的承諾，特別2022年烏克蘭遭到武裝入侵時，沒有第一時間發出明確信號反對（只有英國當即表示「堅持住，援助馬上就到！」），甚至許諾「派飛機接走澤連斯基」，後來的援助雖然不小但力度遠遠不夠，以至烏克蘭失去了大反攻的戰機，這無異於美國放棄了維護世界秩序的義務，加上國內選舉政爭，在是否繼續援烏的問題上存在極大不確定性，連為烏克蘭提供星鏈(Starlink)通訊服務的馬斯克，都感到「延長戰爭對烏克蘭沒有任何幫助」。

所以，無論是俄羅斯，還是烏克蘭，還是歐

美及中國、印度、南美、非洲、中東阿拉伯，乃至聯合國及現行各國際組織，都有一個從「鱷魚隱喻」中受到啟發的時代課題：如何從咬住自己的那個鱷魚嘴中脫離出來，總結各自的經驗教訓，烏克蘭戰爭之解，從果斷「止損／止盈」的思維開始，實現問道共生的公正和平！

這就是，在雙方都能接受的國家和國際組織主持下，果敢舉行停戰和談。終戰選項中，不排除既不是完全的烏克蘭和平版本，也不是俄羅斯和平版本，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第三條通路——即在烏克蘭收復部分國土的情況下，讓對烏克蘭和俄羅斯來說都是燙手山芋的克里米亞及東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南部赫爾松和扎波羅熱，有條件地成為5個不屬於俄、烏的獨立國家的選項，同時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後重建中承擔一定經濟義務。

這個選項，應該是烏俄都可以接受的「止損／止盈」結果。就像1939年「冬季戰爭」，儘管俄羅斯入侵芬蘭慘死一百萬俄羅斯軍人（赫魯曉夫回憶錄）、芬蘭以弱抗強反侵略非常成功，但最後的停戰和約中，面對馬克思、恩格斯1852-1898年多達12篇文章描述的「嗜土成性」的俄羅斯，仍然割讓了11%的土地那樣「止損／止盈」的終戰模式。今天，這個英勇不屈富有智慧的芬蘭，已經成長為人民「幸福指數」世界首屈一指的偉大國家，相信經過這次戰爭洗禮激發空前團結的烏克蘭，也將獲得新生。而再無必要死傷更從青年軍人的俄羅斯，也將重新審視自己過往的行徑，修復內在創傷。

人類所有精神鐵鏈，都是心智未開的智障，讓自己也讓別人陷入邪惡(evil)，從而陷入求同滅異的「無問道」，於是，無盡無休的權謀衝突疾苦災禍，不可避免！所以，如何做到所有生靈live and let live，道不同亦相與謀？是當今世界的哲學大課題。

其實，今昔展望去魔障，「存同尊異，問道共生」的法則，早就蘊涵在活生生的歷史之中！

翻開世界近代史，不乏止損／止盈，「存同

尊異，和解共生」的成功模式，如北南分家後的比利時、荷蘭雙雙成為發達的歐共體創始國，比如南北戰爭後的和解開啟了美國進步主義運動，特別是「有主心骨的武裝中立」的瑞士邦聯，最符合共生法則——自組織力與外連接平衡力的存在方式！第三帝國崛起時，瑞士人很清楚地知道，希特勒不會遵守中立國協定，果然到了1942年，希特勒就稱瑞士為「歐洲臉上的一個粉刺」，抨擊瑞士是「德意志民族的私生子」，聲稱瑞士已經沒有權利繼續存在（聽著是不是很熟悉），甚至制定好了入侵瑞士的「冷杉計劃」，但就在發動戰爭的最後一刻終止了計劃，因為他了解到入侵瑞士代價太大。瑞士早就發行戰爭債券加強國土防禦，做好了全民戰前動員進入戰時經濟狀態，要求所有家庭開始囤糧兩個月以上，到二戰開始時，瑞士已經動員50萬軍隊，調往各邊境駐防，並制定「堡壘計劃」，一旦德軍入侵瑞士人就進入山區與德國人周旋。這是人類遵從「生命自組織力與外連接平衡力」的共生智慧，在處理自身事務與國際關係中，迄今為止最成功的案例。

最後，既然「烏克蘭戰爭」事實上溢出了「俄羅

斯-烏克蘭」，而在地緣、人道、資源、是非、價值上，把周邊及歐亞美乃至東亞國家都捲入其中，直接威脅到世界和平、人權、發展，暴露了二戰炮火中誕生的聯合國建制(1945)上的問題，乃至結束「30年戰爭」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1648)，奠定迄今為止以「主權（民族）國家」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所存在的諸般問題。

那麼，終止烏克蘭戰爭，考慮俄、烏雙方的「止損、止盈和約」的同時，還必須對既有世界秩序——主權、人權、工商、科技、人文、宗教、哲學發展的昔在、今在與未來，有一個全盤考慮。也就是，讓世界各國政治家、商界領袖、高科精英、藝術家、有影響力公眾人物和世界公民們，進行一次直面「當代問題」的哲學對話，形成一種新的共識，達成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的共識，從而達成並簽訂一個《全球共生公約》！

這樣的共識，若蒼茫長夜中的燈塔，燃起在至暗時刻，長明於人們心中。惟其如此，才能讓任何「統治全世界的帝國政治企圖成為不可能」，從而讓人類實現「永久和平」！